

西藏古代墓葬遗存演变初探

尼旦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文章通过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探讨了西藏古代墓葬遗存的起源、早期墓葬形式、发展及衰弱等过程。

关键词:西藏;古代墓葬;演变

中图分类号 K89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0)05-132-03

在西藏,古代墓葬遗存的资料甚少,尤其是实物资料和吐蕃以前的文献资料更加缺乏,因而导致人们对西藏古代墓葬遗存的了解甚少。在国内外的报告和文学作品对“天葬”都有渲染,好像认为天葬是西藏固有的传统葬法,对曾经流行一时的土葬葬法因“天葬”的渲染而埋没。本文试以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初步探讨西藏古代墓葬遗存的演变过程。

一、墓葬的起源

在藏文史料中,西藏最早出现墓葬的时间大体相同,一般都认为是在吐蕃第八代止贡赞普以后。第八代藏王与罗阿达孜在比武中砍断天绳而身亡,尸体不得不留在人间,从此开始有了陵墓。据《五部遗教·王者遗教》记载:“此时赞普凭借返天绳索折断,故赞普陵墓建在地上,天绳向上收缩致使天桥消失;”^[1]《汉藏史集》记载:“王子如拉杰赎回父王尸体,在工布的莫普修建了一座王陵,但其父王的尸体没有在这里安葬。这就是吐蕃最早修建的陵墓”。^[2]还有在《西藏王臣记》中记载:“止贡赞普的尸体被装入铜棺中用铁钉严密钉好后,抛入贡波河中随波逐流而下的时候长子摩竭沙鱼精拾得贡献王妃,王妃暗藏在王库中,后从库中取出,安葬在青裕达平原修建陵墓,这就是西藏最初的一座陵墓”。^[3]关于止贡赞普陵墓的修建过程最早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本文不再赘述。以上三种文献中的记载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

我们剔除其中的虚幻成分,仔细加以分析,可以发现隐藏在内的极其丰富的关于陵墓起源的信息,得知墓葬的起源只能追溯到吐蕃第八代赞普止贡赞普时期,那么从远古的猕猴变人开始到第八代赞普之间西藏是否有墓葬习俗,我们知之甚少。但从另一些文献上看,如褚俊杰先生在《吐蕃远古始祖“恰”、“穆”的研究——敦煌古藏文卷P·T126解读》中引用的《教言汇集乘海》中说止贡赞普以前各代赞普“由于信奉苯教而按‘穆人’的式样建造墓穴”^[4],此文中的“穆”是活动在古代吐蕃北部和东部的一个较大的氏族,大概与象雄的地理位置相符合,而象雄是苯教的发源地。据此可知,止贡赞普以前各代赞普因信奉苯教,可能墓葬习俗随着苯教而相传到雅砻地带。虽然并无证明天赤七王时期有墓葬习俗,但可知赞普升天论可能出自苯教崇天的捏造,实无其事。再从考古资料上看,止贡赞普前后都发现了众多墓葬,为什么单天赤七王时期没有墓葬遗存?我认为止贡赞普时尚无文字,赞普世袭无从稽考,只是苯教徒为抬高其教,称天赤七王升天,以讹传讹,后世史家不辨真伪,依样抄录,最终导致天赤七王升天论盛极。其实,这一时期可能有墓葬习俗,只是至今尚无实物对证。由此推测,止贡赞普的陵墓是陵墓之始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就目前发现的大量史前时期墓葬遗存显示止贡赞普以前已经有了墓葬。所谓“墓”是用来放置尸体残余的固定设施,“葬”是人类将死者的尸体的残余按一定的方式放置特定场所的活动,两者合称“墓葬”。从考古发掘的现有资料来看,在西藏东部、横断山脉、金沙江流域,以及西藏朗县、乃东、扎

收稿日期:2010-03-11

作者简介:尼旦(1980-),男,藏族,西藏日喀则人,西藏大学文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吐蕃史。

囊、琼结、林周、贡觉、加查、曲松、贡嘎、阿里等县有较多的墓葬遗存分布。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 4000 年)的墓葬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流域南部和东南部,新石器时代墓葬包括石棺葬和土坑墓两类,其中石棺葬发现于山南南部的隆孜、措那以及乃东等县境内,此外拉萨北郊的曲贡村,日喀则仁布县让君村、昌都小恩达也发现大量的墓葬遗存。还有 1974-1975 年春,中央民族大学赴藏工作的部分同志在林芝县东南,从云星公社到红光公社尼洋河的一组台地上发现林芝人骨骼和墓葬五处,这些墓葬属于新石器时代。^[9]由此可见,认为对墓葬起源于止贡赞普时期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其实,不仅天尺七王时期可能有墓葬习俗,甚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已有墓葬的习俗。

二、西藏早期的主要墓葬形式

前面探讨了止贡赞普的陵墓是西藏陵墓之始的说法的真伪,而且可以发现止贡赞普时期是墓葬的重要发展时期,正如霍魏先生所述:“止贡赞普时期是西藏古代墓葬习俗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又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期”。既然止贡赞普时期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期的话,那么止贡赞普以前西藏的早期墓葬形式究竟是什么?据昌都卡若遗址所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以石为居的史实和日本学者量博满指出墓葬观念是“生于石中死后回归石中”,这种“土葬”是石中葬或石间葬”。^[9]《苯教源流》记载,西藏远古时期的人们“晒树石穴崖为巢、地穴岩之间所晒、垒石为穴始方兴”。在藏文版《贤者喜宴》中记载,古代小邦时期人们“惟依坚硬岩石而居。”^[10]由此可见,远古藏族人类活动从一开始就与多山多石的自然环境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最初从自然的岩穴、山洞为栖身之处。后来所建的房屋也都以石块为原料,古人视死如生,既然生前以石为居,死后也自然归于石棺中,也就是“石棺葬”。所谓石棺葬是指用石料(石板、石块)拼接建造棺室的墓葬。据考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及吐蕃部落时期主要墓葬形式是石棺葬,其次还有一种地表上建造的“石丘墓”。那么,为什么先民以石为棺?根据《青藏高原原始文化特征论》中说:“先民早期是巨石、白石崇拜,石头的内在含义,除象征神灵外还可能永存、永固、吉祥之类的意思。”^[11]取石为墓除与此类信仰有关之外,可能还要特别考虑到远古时期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从第 3 纪开始,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形成许多岩石裸露的山脉和丘陵,^[12]西藏高原由于形成多山多石的自然环境,先民的活动也往往与石密切的联系,选择以石为棺是理所当然。总之,西藏早期墓葬形式以石棺葬为主,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种文化现象也起源于西藏本土,而非外来文化因素。

三、墓葬的发展

(一) 墓葬发展的原因

1. 地理、气候的原因

众所周知,吐蕃时期流行的主要墓葬形式是土葬和火葬。而火葬最终没有成为主流,是因为藏区海拔高,多山多石的特点难以承受佛教所推崇的火葬。西藏地处高寒,大部分地区土壤属生土,植物的生长受到限制,尤其是特别高大的植物难以生长,而且周期长,很难长得茂,可以利用的林业资源在西藏中部地区非常有限。同时,在汉文史料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据《册府元龟》记载唐朝时期吐蕃的林业资源概况“目赤岭至逻些川,无树木唯钵川三十里,缘山有栝树,逻些川百里,有柳、栝树酸晒等、皆泛曲布条茂”。《通典》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且“无树木”一句变成了“绝无树木”^[13]可见当时吐蕃林业资源匮乏。虽然火葬最为佛教所推崇,但实行火葬葬法需要大量的木材作燃料,这对缺乏木材的西藏大部分地区来讲是一种代价昂贵的葬法,正是这种原因,火葬始终没能成为藏族的主要葬俗。

2. 苯教文化的影响

从藏文献来看,苯教在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非常流行,西藏最初的王权是有苯教神权所赋予,王权也直接受到苯教神权的支配和控制,苯教徒已经加入到统治者的行列,实行以苯治国,这种情况在吐蕃第八代赞普时期更为明显。苯教的影响逐渐深入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其中在藏族的丧葬活动中更为明显。例如,早期赞普被认为天神降世,自天神而人主,死后返回天界,从聂赤赞普开始到止贡赞普都是如此,这可能是苯教天界、中界、地界思想观念中崇天的原因所致。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的一段话充分反映了苯教对丧葬活动的巨大影响,“殡葬祭祀玛达那和铎饶米沃两人妥善处理四方墓室之事(即丧葬仪式)大王便权位更高,气色也重新焕发出来,至今仍活在天神之地”。^[14]苯教经典中说:“苯教的斯辛有 360 种超度亡灵法,4 种丧葬法,81 种镇邪法”,^[15]可见,苯教在丧葬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墓葬习俗也随着苯教文化的影响而得以盛行。

(二) 墓葬的发展状况

墓葬是人类按照一定的方式以固定的设施安葬尸体的活动。由于地理、气候、苯教文化的影响,到了吐蕃时期逐渐兴盛。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死,以大殉葬,衣服珍玩及尝乘马弓箭之类,皆悉增之”。^[16]《贤者喜宴》云:“上二陵位于乱石坡与石坡会接触,六山陵坐落块石板与青草相会处,其位置略低于二陵”。据《新唐书》(216 卷上册)记载:“在吐蕃时期死在疆场上的人,其葬地四周都用白土灌注,从而与其它墓分离开来,有的墓则还有红色的小居,其中绘一白虎以作战征功勋的象征”。^[17]《白史》记载:“据汉地传闻,同他族文字记之吐蕃历史中曾载有一个不知名的妃子之事,后妃

死,遗体与金粉拌合殓入挖坑埋在母床下”。^[5]

由此可见,昔日雅隆藏布江流域的陵墓中除了赞普陵墓之外,还有阵亡勇士墓和贵人的陵墓。以上史料说明,土葬在吐蕃时期已经广为流行。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借用考古材料来加以论证:

在西藏朗县发现了吐蕃列山墓群,有封土墓 184 座,封土平面大多梯形的有 153 座,还有方形 2 座,圆形 28 座,亚子形 1 座。经碳十四测定,属于吐蕃时期,至今 1200 多年^[6];1989 年 5 月 9 日,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拉萨墨竹贡卡以北 4 公里处的童盖村发现了排列有序、大小不一、主次分明的围有墙基的吐蕃时期的古墓群共 128 座^[7];在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也发现了大量的吐蕃时期的墓葬。^[8]以上考古发现的资料不仅可以看出吐蕃时期墓葬是非常流行,并且分布广泛,数量极多,特别是拉孜县和定日县发现了大量的墓葬群再次说明吐蕃时期的墓葬发展状况。

(三) 墓葬的演进

墓葬作为人类对死者尸体按照一定方式以固定的设施安葬尸体的活动,到了吐蕃时期这种活动逐渐兴盛,但是对于止贡赞普以前墓葬形式在文献上记载不详,可喜的是考古发掘的材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单从石棺葬发掘材料上看有竖穴土坑石板棺,无风土堆的特点。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中的 M1 M2 M3 M4 中发现无封土堆,石棺盖板已不存在,长方形竖穴土封石棺用四块石板拼合而成,墓坑内疏松的黄土夹有少量的砾石,棺底为生土,生土铺有 10 厘米厚的砾石和石块,这类墓葬中不见有金属器出土,与西藏地区的其他石棺墓在文化特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类墓葬的时代似为吐蕃早期。值得注意的是,藏北发掘的墓葬存在有排列整齐的石板条和石板条拼凑而成的几何图形。《藏北高原“门”古代墓葬遗存初探》一文中说:“这类墓葬可能是吐蕃之前的象雄时期的墓葬”。《雅隆尊者政教史》中记载:“自赞子五王之后的陵墓迁于农区”。从中折射出五赞以前的陵墓可能建于牧区,带有几何图形为特点的墓,正好发现的地点在藏北,而藏北又是从远古时期已为游牧区。从此推测该墓的年代在五赞之前。冯智先生认为从“小邦”时期最后发展到强大雅隆部落联盟,与此相应西藏高原的古代墓葬仍以新石器时代的石棺葬的葬俗为主要特点,而曾流行一时的竖穴土坑墓逐渐绝迹,以一种地表有石砌的“石丘墓”和石棺墓同时流行。石丘墓主要集中在拉萨河谷和阿里高原,它在地表呈石丘坟堆,形状低平却不规整,有的石丘平面形状像椭圆形或橄榄形,高不过 1 米,向下只挖很浅的墓穴。笔者认为,这种平面形状像椭圆形或橄榄形“坟丘墓”可能是《雅隆尊者政

教史》中记载的“赞子五王坟堆,宛如牦牛帐篷”的说法印证的重要实物资料。还记载“五赞”的墓葬状如同牦牛帐篷的土堆,而后期逐渐开始兴建四方形墓葬。

总之,吐蕃王朝时期的墓葬形制,从松赞干布以前的简单的帐篷形无封土堆、帐篷形土堆逐渐演变为四方形封土墓和塔型封土墓,而且这些陵墓建造规模庞大,格局复杂。从这里不难发现吐蕃经济不断发展,从游牧经济开始转为农业为主的农牧经济,随之墓葬形制也逐渐趋于复杂化。

四、结语

墓葬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到了吐蕃时期逐渐发展,吐蕃王朝时期一度盛行,但到公元 9 世纪中期,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被弑,终结了赞普王室统治西藏的历史,对苯教势力倡导下的土葬习俗也在吐蕃末年一场平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只剩下落日余辉。平民起义之后的第九年,吐蕃权臣伦布须布和达孜聂等密谋将诸赞普陵墓分为聂、须布、库、尼瓦、卓和解若等六个氏族,造成诸赞普陵墓大肆被盗,这也标志着土葬习俗在西藏全面衰弱的开始。这与西藏的宗教和历史有着紧密地关联。

参考文献

- [1][2][15] 霍魏.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代传说与历史考察[J]. 西藏研究,1994(1):124,125,128.
- [3][5][7] 丹珠昂奔.西藏文化发展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2):150,250,270.
- [4][10][11][18] 赞拉阿旺,达瓦次仁.略述珍珠链状的吐蕃赞普陵寝[J].西藏研究,2003(3):59,144,145.
- [6][8] 焦治平,陈昌文.论地理和宗教在藏族丧葬风俗中的作用[J]. 西藏研究,2003(3):59.
- [4][9] 褚俊杰.吐蕃苯教丧葬仪轨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 P·T126 解读(下篇)[J].中国藏学,1889(4):128,142.
- [12][17] 冯智.慈悲与纪念[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61,64.
- [13][14]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墨竹贡卡同给村古墓群调查试掘[G]//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1988:125,74.
- [16]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孜定日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G]//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1988:125,105.

力极其低下的状态,生活相对富裕,其家庭的经济势力和影响在当地较大,无形中在那些文化知识水平较低而盼富心切的群众中加强了一种兄弟不分家共娶一妻者为上等家庭的传统观念。比如在人民公社时期,一妻多夫家庭因劳力多而工分也多,年终分配时能拿到较多的工钱,显示出其家庭经济势力;而劳力少的家庭因工分少,年终分配时不但拿不到工钱而且还要给队里贴钱。再如近几年,草场、山林、水利等纠纷在农牧区不断涌现,有时会激化成大规模的群众性械斗,在这种情况下,一妻多夫的家庭显示出较强的人多势众的气派,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一妻多夫家庭优越的看点。旧时,对于贵族家庭来说与谋取其社会政治地位的需要相关联的,是为了确保贵族世家的势力永兴不衰。^[1]1959年前的旧西藏,有许多一夫多妻的贵族家庭,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和家庭气势的需要,通过婚姻贵族家庭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巩固自己的财产地位。

另外,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婚姻结构,形成家庭拥有多个成年男性和女性而增强了独立家庭存在的安全感。

参考文献

- [1] 扬放.民族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33.
- [2] 陈庆英.藏族制度部落研究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412.
- [3][6] 吕昌林.浅论昌都地区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婚姻陋习的现状、成因及对策[J].西藏研究,1999(4):55.
- [4] 笔者于2009年12月赴该镇实地考察所得资料。
- [5] 笔者于2009年12月赴该镇实地考察所得资料。
- [7][9] 张建世.20世纪藏族多偶家庭调查研究述论[J].中国藏学,2002(1).
- [8] 次仁央宗.西藏的贵族世家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89.
- [10][11] 王文长.对藏东藏族家庭婚姻结构的经济分析[J].西藏研究,2000(2).

On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Family Forms and their Causes

Deji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Family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family form is mainly monogamy marriage, but also some polygamy and polyandry marriag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orm of these family and the historic, economic and traditional causes of them.

Key words: Tibetan; families with more than a husband or a wife; cause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

【上接第 134 页】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Tombs in Tibet

Nid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The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actical objects discovered by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ancient tombs in Tibet, the form of early tomb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nd declining process.

Key words: Tibet; ancient tombs; evolution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